

西河滩边漫“少年”

王卫华

这段故事的背景是1985年7月下旬。

县上西河滩滨河公园的“六月会”开始了。事又碰巧，桂兰家的两畦麦子黄透了，不割不行。

桂兰姓杜，杜家是刘家庄的外来户，本庄里没有亲戚，每年农忙时候，靠不上左邻右舍帮忙。今年桂兰家情况特殊，父亲腰腿不好，母亲的头疼病时不时犯，两个哥哥分别到玉树果洛搞副业，一时回不来。这可急坏了桂兰，眼看麦子快要淌地里了，得赶紧割；同时想浪六月会场的虫虫儿在心里挠着，怎么办？

就在桂兰犯愁的当儿，宝胜推着自行车到她家门前，把车子的铃铛扳个不停，听着急促的“叮铃铃”，桂兰迎过来。桂兰的脚还没跨出门，就听宝胜说：“走，浪会场去！”说完，朝着桂兰咧嘴一笑。桂兰心里急，一看宝胜的神情，觉得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，顿时生出一股火来。

“要去你去，人家急得打转转呢，哪有心思去浪。”转身朝家里走去，接着“咣当”，大门给关上，门上的铁锁扣在不紧不慢地晃荡。

宝胜被桂兰硬生生地语言和动作搞得有点蒙，为了缓解尴尬，他高声说：“等你心情好了，我们再去。”

桂兰没回声，宝胜一时没离开，原地站着。他听见她在家里鼓捣着什么，发出铁器的触碰声。

宝胜立好自行车，悄悄走到大门口，借着门的缝子，看到桂兰掂着两把镰刀，顿时明白了刚才她拒绝他浪会场邀请的原因。

宝胜骑着自行车，很快来到桂兰家在下台地的承包地。

一大片泛着金黄的麦子，在上午阳光的斜照下，借着一股徐徐清风，泛着微微波浪。宝胜顺着其中一条地埂坎走进麦田，仔细看去，只见这里的麦子已经完全成熟，麦芒在阳光照射下，发出“嚓嚓”声。宝胜立即判断出，桂兰家这地沙土含量多相对一些，麦子熟得要比其他大田里的快一些，必须在两三天内收割，否则会在大田里的暴晒下，遭受损失。

这边家里，桂兰把几把镰刀都拿出来，放稳磨石，舀来半茶缸清水，开磨起来。

磨好镰刀后，桂兰想，往年这会儿，两个哥哥加上父母亲帮忙，全家的六亩地麦子，两天就收割完，再拉到场里，脱粒机顶多半天就脱完事。桂兰大哥在玉树一处新建电站工地干泥瓦匠活，二哥在果洛达日县修路工地干土工。前两天，他俩几乎同时来信说，他们搞副业正是忙的时候，根本离不开，并说寄出去的钱马上会收到，让桂兰雇人割麦子，还让桂兰好好浪六月会，给阿大阿妈和桂兰自己买身好衣裳。桂兰想，两个哥哥都二十好几了，阿大阿妈正在托人给他俩说媳妇，他们挣的钱不能乱花，拿他们的血汗钱雇人割麦子，会遭庄里人笑话的，她自己也不忍心。

她边磨镰刀边想主意，最终她想到了“工变工”的方式，在庄子里找几家麦子种得少的，或化肥上得足，成熟晚几天的人家，请他们先给自己家割，待他们的麦子熟后，她变工帮人家们割。

她把自己想好的主意说给父母后，父亲说：“我已经给你磨渠沟的阿舅带话了，他们答应过几天就来帮着割。”桂兰说：“可是今年连着大暑天，我家下台地的那片麦子黄得快，一天一个样，担心淌地里，时间不等人。”

父亲说：“怪我这不争气的腰腿，哎……”

桂兰按照自己的想法，在庄子里走了一圈，串了几家门，大多数人家说，要去浪六月会场，暂不急着割麦子，等于婉拒了她，她败兴而归。

母亲说：“今天准备一下，每天早晨我们三个都去地里，你阿大吃了马大夫新配的药后，好些了。我把安乃近吃上，动作慢一些，总比等着麦子淌地里强。”

父亲：“就是，刚才试了试，腿子还行，求人不如求自己。”

桂兰又强调：“主要是靠近路边的那两畦地，黄得早，先得割。”

桂兰的父母亲做完第二天要割麦子的准备后，早早睡下。可桂兰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她想着田里的麦子，就对宝胜生出一堆埋怨。宝胜，宝胜，平时看起来对我好，还信誓旦旦地说，要跟我好一辈子，羞死人了。你今天卖给个花手绢，明天买个发卡，要不偷个偷来一把牛奶糖，就连一把大勺也要塞到我手里，就不敢在我阿大阿妈跟前勇敢地说一句。

宝胜，宝胜，你就是个奴害（懦夫）。除了奴，还一点眼色都没有，眼看着我们家的麦子熟着快要淌开了，你还叫我去浪六月会场，简直没心没肺。怨罢宝胜，又想了个天亮后割麦子的事，就进入梦乡。

梦里，她在浪六月会场，同他一起的，不是宝胜，而是庄子里的英莲和金凤。会场大啊，人山人海，铺子一个连着一个，有卖衣裳的、卖食品的、卖土产的，饭馆也到处都是，最热闹的要数河滨公园大舞台，唱“花儿”的在打擂台，有花儿王朱仲录。黄河边的林子里，还有耍猴儿的，只听耍猴的“咿咿”几声锣响，她被惊醒，原来是阿妈在敲她的门。

又是一个大晴天，桂兰和父母背着背篋，戴着草帽，拎着电壶（暖瓶），拿着镰刀，朝着下台地走去。

桂兰给父亲说：“阿大，您的腰腿不好，不要太使劲，给我搭下手就行。”

“丫头，庄稼人，就是下苦的，挨不住这点病痛，人家笑话哩。”

回头又给母亲说：“阿妈，您随您的力气割，割多少算多少，又不是生产队里挣工分。”

母亲说：“只要我的头疼病不犯，我还行。”

桂兰和父母快走到地头时，先是听到地里有男人说话的声音，接着听到“嚓嚓”的声响，那声音分明是镰刀与麦秆的交战声。桂兰顺着声音望过去，只见自家麦田的麦子在晃动，还有三个头影。她心里一紧，这么早的，是谁在我家地里割麦子，难道有人偷割。她警惕地望着父母，父母恐慌地望着她。

她父亲大声咳嗽一声，紧接着又咳嗽几声。

地里正在动作的三个人也许听到了咳嗽声，都站立起来。

桂兰首先看清的是宝胜。当她看到宝胜时，心情一下子平缓下来，适才产生的紧张也一下子消散到晨光初照下的烟岚当中。

她突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但她快步跑到宝胜跟前，故作姿态地说：“哎，你们是不是割错地方啦？”

见到桂兰的父母，宝胜没有平时对桂兰说话的从容，倒是有点结巴地说：“没，没有，这不，这不是龙口夺食嘛。”

此时的桂兰并没有表达谢意，倒是轴起来，她哼了一声说：“夺谁家的食啊？”

宝胜见到桂兰的父母也用不解的眼光看着他，显得更语无伦次：“大大嫌嫌（伯伯、伯母），桂兰说庄稼快淌了，我就，我就叫了兄弟来，帮忙割。”

宝胜的堂弟宝寿接过话，开玩笑似的说：“宝胜哥哥学雷锋，把我们也拉扯上了。”

宝寿这么一说，桂兰父母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他们知道，在庄子里，桂兰和宝胜从小学一直念到初中毕业，关系一直很好，前段时间宝胜的父母还托人探过他们的口气，他们没表态。但对宝胜这个后生，他们夫妇还是挺满意的，只是因为桂兰的两个哥哥都没娶亲成家，他们一时没有嫁女儿的打算。

桂兰有点抱怨地说：“你们学雷锋，也不给我们言传一声，刚才把我们吓了一跳。”

桂兰心里乐着，表面上却做出抵触的样子，说：“学雷锋到五保户家学去，到我们家装啥蒜，献啥殷勤？”

宝胜擦着汗，想说什么，被他另堂兄宝元一个手势挡住说：“不受欢迎也罢，还说风凉话。宝胜，你学你的雷锋，我要浪六月会场去，今天六月二十二，是正日子，说不定有好节目看呢。”说完，拎起搁在垆坎上的外衣，做出要走的样子。

桂兰终于憋不住了，她银铃般一笑，朝着宝元说：“宝元哥，你连玩笑都开不起啊？”

看着桂兰脸色由阴转晴，宝胜说话也利索起来，他望着桂兰父母说：“大大嫌嫌，要不是昨天桂兰提醒，我还没想到您家的麦子已经熟透了，这不，赶紧叫了我兄弟，过来抓紧割。”

堂弟宝寿说：“宝胜哥变成急性子啦，我们几个从昨天后晌割到太阳落，今早天麻麻亮就来啦。再干一个多小时，就会把剩下的割完，你们不用紧张。”

桂兰笑吟吟地走到宝胜跟前，故作神秘地问：“虽说学学雷锋，但工钱是要给的，对吧？”

宝胜说：“要不是你们这么早赶来，我们几个还想做不留名的好人呢。”

几个年轻人都笑起来。

桂兰母亲赶紧从背篋里拿出馍馍，在茶缸里倒上散发着花椒和荆芥香味的热茶，让桂兰赶紧端过去。

阳光照着金黄的麦田，麦田里流出快活的对话和“嚓嚓”的镰刀声。

桂兰的母亲趁着休息机会，用温和而异样的眼神打量着宝胜，仿佛第一次见到这位后生，一副看不够的样子。

桂兰父亲掏出一盒纸烟，揭开封纸，赶紧让给三个小伙子。宝寿和宝元接过来，点燃，抽起来。让到宝胜时，他说他不会抽，桂兰故意惹他：“你就装，装得像。”

地头又飞出一串和谐的笑声。

农历六月二十四，六月会还在热闹进行中，宝胜用他的加重飞鸽牌自行车捎着桂兰，从庄子朝会场骑行而去。他觉得，桂兰坐在自行车的后衣架，如同添了一台小马达，他劲道倍增，蹬得自行车风驰电掣。

桂兰一手紧紧地扯住宝胜衣服的一侧，一手攥着后衣架的铁杆，任内心的甜蜜浸润自己的每个细小神经。

行进的路上，桂兰和宝胜听到有个男人在路边唱“花儿”，宝胜捏了捏自行车闸，放慢了速度。那唱词，宝胜听清楚了，桂兰也听清了。

大石头根里的清泉儿，淌了个长流水了。

尕儿要大的我俩儿，到如今心难悔了。

桂兰一听那词儿，脸顿时烧起来，她拿手捶了一下宝胜的后背，娇嗔道：“听啥呀，羞死人了。”宝胜大声说：“唱出了我俩的心里话。”

日子过得真快，转眼到了2024年7月下旬。

宝胜早晨起来，打开电视机，“贵德新闻”里正在播报今年六月会的文化旅游活动预告。听完当地新闻后，他来到厨房，给正在做早饭的桂兰说：“今天县上六月会开幕，很热闹，我们带着孙子浪会场去，怎么样？”

桂兰道：“也是啊！前几年疫情搅打，去年雨天捣乱，今年该转转去。”

吃早饭时，宝胜给孙子说：“今天爷爷奶奶带你去六月会场，可热闹啦。”

桂兰给孙子补充道：“有庙会、有两神相会，还有唱歌的跳舞的，反正都是你们兰州城里没有的。还有物资交易会，各地做买卖的都把商场搬了过来。”

看着孙子带听不听、心不在焉的样子，宝胜接着说：“你今年回去要上初中，以后假期难得来贵德，去看看，回去好写作文。”

孙子翻了翻白眼，说：“烦死了，爷爷给也给我布置作业。”

为了调动孙子的兴趣，桂兰说：“青海各地的地方特色小吃也来了，想吃啥有啥；还有孩子们喜欢玩的有奖游戏，不去可会后悔的。”

也许好吃的和好玩的勾出了孙子的兴趣，他懒洋洋地答应一起去。

桂兰准备好了遮阳帽、雨伞以及小折叠凳，还装了一叠孙子喜欢吃的啥了白糖的“狗浇尿”饼子，从树上摘了些大红枣，并在大旅行杯里泡好了茯茶，同时专给小孙子拿了两瓶昆仑山牌矿泉水。

宝胜驾驶着他家的东风风神越野车，徐徐开出刘家庄，朝县城西面的西河滩滨河公园驶去。

沿途，孙子看到许多车往同一个方向走，有点拥堵，就问爷爷：“爷爷，就一个六月会，怎么

么多人去逛？”

桂兰接过孙子的话：“六月会是我们贵德最热闹的节日，过去交通条件差的时候，各个乡镇的人们大多步行着赶到会场，几乎全县的人们都会去的。藏族妇女和男人们穿着最好看的节日盛装，在河滩林里唱拉伊。”

驾车的宝胜对孙子说：“当年有不少农村人为了赶会场，连收割庄稼都耽误了。”

孙子若有所思地问：“我这些年暑假多次来这里，怎么就看不到你们所说的收庄稼的场景呢？”

桂兰解释道：“自从我们都开始种冬小麦以来，麦子成熟期提前啦，一进入七月就收割，如今机械化，几天就完，我和你爷爷早就不用拿镰刀割麦子了，如今当农民很轻松。”

宝胜听着老伴儿讲收割，就利用途中停车等待的时机，把当年的故事简要地讲给孙子听，孙子听得入神，并不时发问。

待宝胜讲完，桂兰嗔怪道：“给娃娃讲这些干吗呀？”

宝胜说：“让他知道点学校和书本上学不到的，也让他了解这些年农村发生的大变化，让他知道我们当年多不容易。”

桂兰点点头，自言自语道：“那时候，没有电话，没有小汽车，没有先进的农机，人们见识少，去逛六月会是一年当中最开心的事，甚至比过年还热闹。”

说完这几句话后，桂兰似乎陷入了沉思。

宝胜没打扰她。

宝胜在会场附近停好车，随着潮水般的人流往会场走去。

三人快到主会场时，旁边的林子里飞出一段新编“花儿”，尽管人声鼎沸，但在音箱的放大下，桂兰和宝胜还是听清了词儿。

游客们来到西河滩，心情好，黄河边漫起了“少年”；

唱红了碧水和丹山，滨河园，

“六月会”办火了小江南。

听着悠扬的“花儿”，桂兰和宝胜四目一对，会心一笑。

正在这时，有人在宝胜后背拍了一下。宝胜转过身一看，原来是堂弟宝寿，便惊讶地叫道：“宝寿，你们一家也来浪会场了吗？好好。”

宝寿笑呵呵地说：“就是啊！我们一块先转转，然后找一家好点的饭馆吃个饭。”

宝胜说：“今天我请，你不能抢。”

宝寿说：“明天两个儿子要出门，他们要带人开着的农机合作社的几台车子，上贵南那边收割去，今儿给他们饯行，你可不能抢。”

桂兰接过两兄弟的话说：“这些年多亏了侄儿们的帮助，要不然，我们老两口种不起庄稼啊，他们明天要走，我和宝胜怎么也得送个行。”

“不争了，别犟了，先浪会场。”

两家人随即步入会场，汇入茫茫人流中。